

*Gentleman Bastard*

卷三 盗贼联盟【下】

*The Republic  
OF Thieves*

[美] 斯科特·林奇 / 著  
姚向辉 / 译

女士们，先生们！

大幕拉开，乐声响起，  
屏息以待吧，即将上演的是一场真正的好戏！



# 绅士盗贼

*Gentleman Bastard: The Republic of Thieves*

卷三 盗贼联盟（下）

[美]斯科特·林奇 著  
姚向辉 译

## 插曲

### 蒙克莱因剧团

#### 1

“他因为殴打贵族被捕了？”洛克说。

“被戴上镣铐抓走了。”杰诺拉说。

“诸神诅咒……情况有多糟糕？不至于要吊死他吧？”

“地牢囚禁，一年零一天。”阿隆度说，“砍掉打人的那只手。”

“算蒙克莱因走运，他没有踢人。”金说。

“当然，他非常走运。”席尔瓦纳斯从酒瓶上抬起头，“全城只有他躲的那个地方，债主没法追进去剥出他的蛋蛋泡酒！等他们砍掉他那只手，不妨交给我们保管……涂上沥青防腐……绝对是上等的道具，尤其是我演奇界……奇居……魔法师的时候。”

“怎么样才能把他弄回来？”萨贝莎问。

“弄回来？”一个女人从阿隆度和杰诺拉背后走出暗处。她接近中年，肌肉发达，身材粗壮，红褐色的皮肤，灰烬色的头发。“这么简单就能搞掉佳思莫·蒙克莱因，谁会想把他弄回来？还有，为什么有几个陌生人站在我的院子里？”

“我猜他们的身份是顾客，姨妈。”杰诺拉说，“你还记得他们说要加入剧团吧？”

“当然，我的上古历史学得很勤奋。”年长的女人说，“亚丽萨娜·格洛里亚诺，旅馆经营者和半职业的献身烈士，听您吩咐。你们真的在找佳思莫·蒙克莱因？”

“他是我们的雇主。”萨贝莎说，“至少应该是。”

“诸神在上！”格洛里亚诺夫人叫道，搂住阿隆度和杰诺拉的肩膀，“卡莫尔人。他们真的存在！”

“我们和你一样震惊，姨妈。”杰诺拉说。

“很高兴能被你们当成这么诡异的奇迹，”洛克说，“但我们必须见到蒙克莱因。”

“那好。”格洛里亚诺夫人说，“等到他行刑的那天就能见到了，也就是后天。然后再等一年零一天，站在号泣塔门口接他。很容易认，缺了只右手的就是他。”

“律师怎么说？”

“我们请不起律师。”阿隆度说。

“那就说说我们能做什么。”洛克提议，“我们能去见他吗？”

“太能了，亲爱的孩子。”席尔瓦纳斯说，“找到离你最近的一位血统高贵的绅士或夫人，一拳打掉他们的牙齿，你就可以和佳思莫住一间牢房了。”

“该死。”洛克说，“别怪我说得难听，但你们四个似乎恨不得亲手割了蒙克莱因的喉咙……真的存在什么蒙克莱因剧团吗？你们今年夏天不是要上新戏吗？我们的处境很微妙，所以我们需要这份工作，所以看在佩里兰多的分上，请把话说清楚一点。”

“剧团还在，”杰诺拉说，“但短了些人手。全职演员只剩下了阿隆度、席尔瓦纳斯和佳思莫。如果佳思莫能公开露面，另外还有一两个人或许也会回来。”

“你不是演员？”金说。

“舞台助手。”杰诺拉说，“服装、布景、道具。只要自己没有腿不会走，就全都归我管。”

“假设，”洛克说，“天降奇迹，诸神亲手把蒙克莱因弄出监狱，我们

今年夏天还有工作吗？”

“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少彩排的时间。”席尔瓦纳斯说，长叹一声，慢慢躺下去。

“听起来似乎是个肯定的回答。”洛克说。

“真正的问题是没钱。”格洛里亚诺夫人说，“两年前，为了哄我侄女开心，我投资了蒙克莱因剧团，现在他还欠我十二个罗亚尔呢。在他的债主里，我是最好心肠——”

“钱的问题不难解决。”洛克说。

“但已经借不到钱了。”阿隆度说，“我们这些人凭承诺连一粒米都借不到。我们能找到填饱肚子的零工，甚至在街头表演道德剧，但剧团缺少资金……没法雇写手，买服装、面具、灯光——”

“我们没有场地，也不知道该去哪儿找。”杰诺拉说，“我们有两个房间的旧道具和衣服，勉强还能用，都放在这儿，但拖着它们走来走去会变成全城笑柄的。”

“岂止笑柄。”阿隆度嘟囔道。

“我们有一辆马车。”洛克说，“稍等片刻。”他拉着金和萨贝莎从剧团仅剩下的这几个褴褛成员身边走开。

“我们把大部分钱都花在了马车和马身上。”金说。

“我知道。”洛克说，“不如我们卖掉两匹马，只留下两匹？”

“养马需要的时间和金钱都会超过我们的预期。”萨贝莎说。

“对，”洛克说，“但要是不能让剧团重新运转起来，我们就得调转头一路逃回卡莫尔。假如真的落到这步田地，等我们向锁链解释的时候，我只怕会患上最严重的语言障碍。”

“蒙克莱因殴打贵族又不能怪我们。”金反驳。

“锁链可不希望我们只是随便看两眼就放弃。”萨贝莎说，“他说得很清楚，派我们来就是为了帮蒙克莱因转运。我们必须想办法让他脱身。”

“要是做不到呢？”金轻声说。

“那我们至少试过了。”洛克说，“萨贝莎说得对。用尽了所有办法回家是一码事，看见麻烦就退缩是另外一码事。”

“我们需要更多的钱。”萨贝莎说，“目前我还看不到捞一笔大钱的机会，但口袋就是口袋，钱包就是钱包。如果我们——”

“不行。”洛克说，“我们不能偷盗，别忘记。假扮演员带来的麻烦已经远超预期。”

萨贝莎的表情非常危险，洛克还没转身看见就感觉到了，仿佛那是油灯放出的热量。他抬起双手，摊开手掌。

“萨贝莎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……我一直在想你说的话，相信我。我无法强迫你遵守我的命令，但请你考虑一下我的看法，允许我说服你。”

她的表情软了下来。“也许你终究不是无可救药。”她说，“说来听听。”

“我们不熟悉这个城市。”洛克说，“我们不了解警察和黑帮，也不知道能躲藏的地点。要是在卡莫尔，从外面来了几个鬼头鬼脑的扒手，你说我们会怎么想？我们会嘲笑这些乡下人，看着他们问吊。那么好，在埃斯帕拉，我们就是乡下人。另外，我们如果犯错，在这儿可指望不了秘密和约。”

“并不是说我们绝对不能偷点摸点。”他继续道，“但现在还不行。等我们搞清楚情况才可以。”

“我明白你的意思。”萨贝莎说，“实话实说，我认为你说得对。也许我太习惯于卡莫尔的舒适了。”

她伸出手，洛克愣了半秒钟，微笑着紧紧握住。

“你们两个是谁？”金说，“洛克和萨贝莎这两身皮是从哪儿搞到的？”

“别傻了，金，咱们行动起来。”萨贝莎甜甜地说，“我们要卖掉马匹，存下马匹，救出蒙克莱因，兑换货币，找到住处。这还只是我这会儿能想

到的。”

“格洛里亚诺夫人!”洛克喊道,转身面对女老板,“虽说不想麻烦您,但我们急需几个房间,好卸下马车上的东西。”

“你们真要住下?”

“当然。”洛克说,“还有,别把我们和剧团的其他人混为一谈。我们付钱,现金。”

至少是这几天的钱,他心想。

“哈!”格洛里亚诺夫人像是突然从梦中惊醒,“我最不缺的就是房间。”

“吉亚科莫!”萨贝莎吼道,“卡斯泰亚诺!”

卡罗和盖多一溜小跑过来,滑行着在席尔瓦纳斯面前停下。

“这是阿斯诺兄弟。”萨贝莎说,“你们两个,去看看格洛里亚诺夫人怎么安顿我们,然后尽快把我们的东西从马车上搬下来。”

“什么?刚才要我们看马车,这会儿要当他妈的搬运工了?”卡罗说,“您好好坐下监工,要不要顺便做个脚部按摩,再来一杯冰过的葡萄酒?”

“每个人都有事情要做。”萨贝莎说,“你要是敢碰一碰我的脚,我就割了你的耳朵。快去!”

接下来的十五分钟,所有人都手忙脚乱,只除了席尔瓦纳斯,在他眼里,每个人都只是模糊一团。金花几分钟用油布和木棍给躺在地上的演员搭了一顶小帐篷,绅士盗贼把财产搬进格洛里亚诺夫人挑出的两个房间。岁月这东西,虽说会给某些人类增加魅力,却不会善待木板建筑物和保存不良的挂毯,这家旅店就是证明。双胞胎占据一个房间,洛克和金另外一间,萨贝莎接受了杰诺拉的邀请,住进走廊另一头她的房间。

马车搬空之后,金挑了不太健康的两匹马,在杰诺拉的帮助下,把它们安顿进马厩。阿隆度说他有个表哥在加兰河门附近当马夫,于是金请年轻的演员帮忙,牵上比较好的两匹马,去车队驻扎区卖掉。

“那么，”洛克对格洛里亚诺夫人说，“我们要把佳思莫弄回来，因此我们需要律师。”

“我看弄回来了也没用。”她说，“过去这几年我待佳思莫够好的了，就希望我迷途的投资能找到回家的路。”

“再给他一个机会吧。”洛克说，“无论如何，我们来了。我们需要蒙克莱因排戏。我们在家乡没事可做。”

“我一直在想你的热情是从哪儿来的。佳思莫是塞莱斯蒂人，你明白的。喜怒无常。不太靠得住。我和杰诺拉这种好脾气的奥康蒂都受不了他。我告诉你吧，孩子，当初要是知道他是那么一个无底洞——”

“是的，我相信你肯定说得对。”洛克安慰道，“但律师呢？”

“有个人，”格洛里亚诺夫人说，“就住在你们来的那条路上。大家都叫他永远清醒的萨尔瓦德，因为他特别的工作时间。他为我做文书工作。我恐怕很难说他是绅士。他做很多……五花八门的事情……”

“非常好。”洛克说，“好极了。我们就是五花八门的一帮人。”

## 2

“艾迪恩内·迪兰卡瑞·多明戈·萨尔瓦德。”萨贝莎大声念出大楼临街门口被灯光照亮的名牌，“大律师，盟契法律文书起草者，公证人，遗产与财产分割执行人，韦德兰语翻译和誊写。保全财产，伸张正义，挫败敌人。收费合理。”

洛克和萨贝莎单独来办这个差使，出门前他们清洗了比较容易清洗的部位，去掉多日行路的臭味，脱下肮脏的车队衣着，换上比较看得过眼的行头。这间办公室位于去往慰藉山的荒僻地带边缘，是高雅和鄙俗区域之间的中途站。

办公室里的木家具毫无舒适度可言，墙壁空荡荡的，在洛克看来，这



其实是不想让粗暴的顾客有东西可以破坏。小接待台后站着一个人梳背头的瘦子，房间对面的楼梯口坐了一个体形大得不寻常的女人。她的黑色棉衣底下显然衬着铁板。

“晚上好。”瘦子说，“有预约吗？”

“非得预约不可？”萨贝莎说，“我们有急事。”

“咨询费两枚铜币，”瘦子说，“加急再加一枚。”

“我们刚从卡莫尔来，”洛克说，“还没有换钱。”

“卡莫尔贝隆也行。”瘦子说，“一比一，再加一枚兑换费。”

洛克从钱袋里倒出四枚铜币。接待员润了润鹅毛笔，拿过一张记录卡。

“二位叫什么？”

“维瑞娜·盖兰蒂，”萨贝莎说，“和卢卡萨·德巴雷。”

“卡莫尔人？”

“对。”

接待员放下鹅毛笔，打开背后墙上的洞口，把记录卡放进去，摇动旁边的手柄。微型升降机上去了，一分钟之后，竖井里隐约传来摇铃声。

“武器不能带上楼。”接待员用指节敲着台面说，“这儿防守严密。交出武器，接受搜身。”

大块头女人仔仔细细从上到下摸了一遍两个人。勒索索或水果刀也许能夹带进去，但艾迪恩内·迪兰卡瑞·多明戈·萨尔瓦德对更致命的武器显然非常敏感。

“他们挺干净。”女人皮笑肉不笑地说，“说的是没有武器。”

“上去吧。”接待员指着楼梯说，“祝你们谈得开心。”

永远清醒的萨尔瓦德坐在办公桌前，这张办公桌将房间一分为二，任何人企图扑向他都会被这最后的关卡暂时挡住，他好趁机逃跑或掏出武器。洛克不禁浮想联翩，这家伙这么谨慎，原因不知道是他的客户构成还

是他的咨询水平。

“请坐。二位似乎太年轻了，不该落入法律的魔爪之中，你们说呢？”萨尔瓦德是个四十来岁的精瘦男人，一头正在转灰的狮鬃头发向后梳理，像是刚骑了二十分钟的疾驰骏马。他的鼻子撑得住比现在这副娟秀眼镜重得多的东西。凌乱的办公桌上有两只摆在烟斗架上的烟斗，两缕芬芳的轻烟一左一右围着他。“还是说事情与婚姻有关？”

“当然不是，”萨贝莎说，“我们有个朋友遇到了麻烦。”

“详细说说。”

“他殴打了一名地位高于他的绅士。”萨贝莎说。

“你的朋友是被抓了还是逃跑了？”

“他被送进了一个名叫号泣塔的地方。”洛克说。

“棘手。很抱歉，法律的重量压在了他身上，他恐怕会像篱笆似的得到修剪。”萨尔瓦德说，“但这种事情有时候换个角度看也会让人同情。还有什么我应该知道的？”

“他当时有点醉。”洛克说。

“我有许多借酒浇愁的客户。这算不上什么挑战。”

“他的种族肤色犹如夜晚，”洛克说，“他是黑皮肤的塞莱斯蒂人。”

“值得尊重，和我们的种族一样历史悠久，宫廷里不乏仰慕者。”

“我们的朋友……近乎于赤贫。”

“但显然他也有伙伴。”萨尔瓦德热情地说，向洛克和萨贝莎伸出双臂，“而且是靠得住的朋友，愿意为他奔走。我的收费很有弹性。还有什么？”

“他拥有并经营一个剧团。”

萨尔瓦德的笑容陡然消失。他拿起左手边的烟斗吸了一大口，放下后又拿起右边的烟斗吸了一大口。他交替着吸了好一会儿，眼睛盯着洛克和萨贝莎。最后，他说：“那么，我们说的是佳思莫·蒙克莱因吧？”

“你认识他？”洛克问。

“我早该通过之前的特征猜到是他，只是你们似乎真的很想救他出来，所以才跟错了线索。你们为什么要掺和他的事情？”

“我们是演员，他订了我们一个夏天的时间。”萨贝莎说，“我们刚到埃斯帕拉。”

“请接受我的哀悼。我有一点相关的建议可以给你们。”

“您尽管说。”萨贝莎说。

“很多混下九流的人都会失去一只手，换上铁钩。对佳思莫来说，虚荣心不会允许他这么做。假如明年夏天你们还在埃斯帕拉，等他的断肢愈合了，给他弄个最朴素的皮套就行，还有——”

“我们需要他现在就回来。”萨贝莎说，“要把他弄出监狱！”

“呃，你们救不了他，我这个行当的任何人都做不到。呐，呐，亲爱的，我很不情愿看见你痛苦的表情，因为拒绝上门的客人我也很痛苦，所以请允许我解释一下。毕竟我是靠别人倒霉挣钱的。二位一定听说过亚马里奥·巴桑迪。”

“实话实说，没有。”洛克说。

“看来你们还真是刚下马车。巴桑迪经营本城的另一个大型剧团——稳定而成功的那一个。再过两个星期，雅玛琳·巴桑迪小姐，他最年轻的妹妹，就将成为雅玛琳·萨尔瓦德夫人。”

“哦。”萨贝莎说。

“我未来的内兄对这位竞争对手的憎恶是出了名的，要是我去为他辩护，呃，不难想象这只会给我的婚姻关系带来……寒意。”

“那你能推荐一个不会有利益冲突的律师吗？”洛克说。

“埃斯帕拉另外还有五位执业律师。”萨尔瓦德说，“他们谁都不会碰这个案子。你们必须明白，如果我不是要结婚，我会非常愉快地接下来。我最喜欢惹恼行政官，经手最底层和最难办的客户——别怪我说得难听。

但我的同行，他们更喜欢能赢的官司，而这个案子恐怕赢不了。”

“但你刚想到的那些借口——”

“也许可以减缓罪责。但你必须明白，血统高贵的那些人坚持律法不是为了忍受劣等人的侮辱。我不会援引法律条文，我只会恳求法庭原谅！我会编造赤贫朋友和待哺幼儿的故事。但既然我没法替蒙克莱因辩护，他的审判只怕不会比咱们这次对话更长。”

“我们还有其他选择吗？”洛克说。

“申请加入巴桑迪的剧团。”萨尔瓦德轻轻地说，“去灰区的耒斗花酒馆。他们总在那儿喝酒。我可以找雅玛琳说说你们的好话，他们会帮你们找到事情做，哪怕当个群众演员呢。别把自己拴在蒙克莱因身上。”

“谢谢您的好意。”萨贝莎说，“但如果我们想当背景，留在家里一样做得到。加入蒙克莱因的剧团，我们可以自己选择角色。进了如日中天的剧团，我们只能慢慢排队。”

萨尔瓦德又交替着抽了一会儿烟斗，最后揉揉眼睛。“我想我不该给雄心浇冷水，哪怕注定要以泪水收场。但是，孩子们，蒙克莱因是逃不脱惩罚的，除非两个奇迹能发生一个。”

“奇迹。”洛克说，“我们最喜欢追求奇迹。您说说看。”

“第一个，安托妮亚女伯爵签发赦免令。她喜欢做什么都行，但她不会救蒙克莱因。他离她的好意太遥远了。再说最近比起枢密院，她对酒窖总管的建议更感兴趣。”

“还有一个呢？”洛克说。

“蒙克莱因殴打的贵族谅解他，不向行政官提出控告。这个案件就此作罢。然而，你们可以想象蓝血贵族有多么不情愿在同侪面前表现出软弱。”

“是啊。”洛克说，“妈的。我们能怎么和蒙克莱因谈谈吗？”

“这个我就能让你们高兴一下了。”萨尔瓦德说，“与犯人有血缘关系

或商业往来的人可以在审判前探视一次犯人。愿意自称什么悉听尊便，但千万不要给他任何东西，否则被抓住了就和他一起接受惩罚。”

“探视一次。”洛克说，“好，很好。呃……在哪儿？”

“埃斯帕拉的心脏地带，军团阶梯的最顶上，有一座带壕沟的黑色石塔，还有一百个认真得恐怖的守卫，哪怕下雨的时候也依然如故，你们不会看漏的。”

### 3

洛克和萨贝莎爬向军团阶梯的最高处。夜幕渐渐降临，一千名死去的士兵在浓雾中俯视众生。

大理石行军者身穿瑟林王朝的军团铠甲，因为六百年的守护而风化剥落。洛克凭他在卡莫尔见过的绘画和手稿认出了这身制服。他甚至记得他们的部分故事：某位皇帝不满于埃斯帕拉缺少显眼的祖灵玻璃遗迹，下令用人类的丰碑装点这座城市的中心。

据说每尊雕像的蓝本都是一位当时在世的军团士兵，王朝对忧郁的迷恋使得士兵没有摆出凯旋的勇敢姿势，而是垂着头，拖着盾牌，像是在连通帝国各处的道路上艰难跋涉。他们站在两百码拱形阶梯旁均匀排列的石柱上，原地行军直到永远。

“我们必须找到原告，想办法让他撤诉。”洛克说。

“我们似乎只剩下这一个机会了。”萨贝莎说。

“诸神啊，真希望我们有更多的钱。”洛克说，“只有这么一丁点零钱，去拜访上流社会可不容易。”

“有念头想放弃不偷盗的计划了？”

“有。”洛克说，“但我不会那么做的。”

“只要有这个念头就行。”她微笑道。

“诚实不适合我们这些人。”洛克说。

“我知道。很奇怪吗？我经常问自己，人们怎么能忍受这种生活。”

萨尔瓦德所谓的“壕沟”其实更像个边缘参差的深坑，至少深三十英尺，底下的沟渠里流淌着灰色的污水。想过去只有一条路，是一座抬高的廊桥，入口处有个灯火通明的岗亭。洛克和萨贝莎走向岗亭，四名守卫以扇形站在通道口。

洛克注意到了—个重要的细节：守卫身上缺少些什么——他们没有带大头棒或长兵器。使用这些武器的人只要愿意，就可以手下留情。这四名守卫只佩戴长剑，而剑尖都指着前方。

“站住。”一个久经风霜的女人叫道，将近中年，脖子和面部布满伤疤。四名守卫都是长期艰苦服役的长相。洛克意识到号泣塔容不得半点玩笑，企图贿赂或挑拨这些老猎狗等于自杀。“你们来干什么？”

“晚上好。”萨贝莎立刻摆出自信但不专横的姿态。洛克见过她的这张脸。“我们来找佳思莫·蒙克莱因谈谈。”

“蒙克莱因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娱乐大众。”守卫说，“你一个卡莫尔人想和他说什么？”

“我们是蒙克莱因剧团的成员，他身陷囹圄，我们必须做一些商务安排。律师说在他出庭受审之前，我们有资格探视他一次。”

诸神啊，对洛克来说，欣赏萨贝莎摆布其他人的乐趣，比得上看着全世界随便哪个姑娘脱衣服。听她是怎么选择字词的：是“有资格”，而不是“被允许”这种软弱的说法；特地提到“探视”是告诉守卫她研究过规定，也会严格遵守。萨贝莎不但说出了她想要什么，也斩钉截铁地表明了态度：她和洛克将完全尊重法律的权能和执行法律的守卫们。

结果是这名女守卫很愉快地放他们进去了。当然，首先要经过详细得令人尴尬的全身搜查，验看了羊皮纸上的文字，清点了钱袋里的存货，还有长达四十分钟的等待。但这也没什么不好，洛克心想：只有囚犯才能轻

而易举进入监狱。

## 4

一天里的第二次，洛克和萨贝莎走进被物理屏障分成两半的房间，但这次的屏障是黑铁栏杆。号泣塔的探视室有光滑的石墙和粗糙的石地板，没有窗户、装饰和家具。守卫在洛克和萨贝莎背后锁上门，然后在门口立正站好。

两人又等了几分钟，房间另一侧的门终于拉开。两名守卫带着一个戴手铐脚镣的男人进来，把一根锁链扣在地上的铆环里，这根锁链的另一头连着囚犯脚镣，因此他最远只能走到离铁栏杆还有两英尺的地方。两名守卫退回墙边，位置与洛克和萨贝莎这一侧的守卫一模一样。

戴着镣铐的男人很高，皮肤像是擦亮的皮靴，头发刮得只剩下一层灰色的发根。他体格魁梧，但绝不笨重。年岁和好胃口增加的重量均匀分布，填平了所有关节和缝隙，还散发着一丝危险的活力。黑脸膛上的两只大眼炯炯有神，直勾勾地盯着洛克和萨贝莎，仿佛眨眼完全不在他的兴趣之列。

“总算有个机会能走下两段台阶，然后又被锁在地上。”他说，“欢呼吧。你们他妈的是谁？”

“你的新演员。”洛克说，“你的非常吃惊的新演员。”

“啊哈哈哈哈。”蒙克莱因的双下巴动了动，像是吃到了什么恶心的东西，“你们不是应该有五个人吗？”

“你不是应该在外面吗？”萨贝莎说，“另外三个在格洛里亚诺，正在想办法不让你的剧团散伙呢。”

“真可惜，你们来得太晚了。”蒙克莱因说，“很抱歉，现在你们只能收拾行李回家。转告你们的导师，我很感谢他的援手。”

“恐怕不行。”洛克说，“他派我们来是为了登台表演，是为了向你学习！”

“想听个教训吗，小子？你发现自己被生下来的那一刻，就该以最快速度爬回娘胎里去，因为人生就是一场无底的狗屎盛宴。”

“我们可以把你弄出去。”萨贝莎说。

“前提是你肯配合。”洛克说。

“哦，你们能解放我？”蒙克莱因跪下来，用一只戴手铐的手摸着地面，“你们有一支千人军队藏在城外？他们攻打号泣塔的时候记得通知我一声，让我先穿好裤子见人。”

“你认识我们的导师。”洛克压低声音，“你当然知道他的学生是什么人。”

“我认识你们的导师。”蒙克莱因说，“很多年了。我以为他派来的是演员。你们难道不是演员？诸神难道不是这么安排你们的卡莫尔小灵魂的吗？给了你们伶牙俐齿的天赋？”

“我们可以表演。”萨贝莎说。

“可以？但你们是狮子吗？我的剧团里只容得下狮子！”他朝门口的守卫摆摆手，“狮子啊，朋友们，难道不是吗？”

“你他妈给我小声点儿。”一名守卫说。

“明白了吧？狮子！孩子们，你们能吼吗？”

“台上台下都行。”萨贝莎冷冷地说。

“唔。这就有意思了，因为从我这儿看，你似乎只有……多少呢？……十六？十七？除了夜里做梦都还没有亲过嘴，对吧？哈，亲爱的，你上台还凑合……放下头发，像旗帜似的亮出胸部，低俗的观众肯定不至于睡过去。但你——”他转向洛克，“你糊弄谁呢？麻雀似的小骨架，你需要刮胡子吗？你们来这儿往我的屁股里灌勇气到底是想干什么？”

“我们是你重获自由的唯一机会。”洛克气得七窍生烟，很想说出一大



堆不那么有建设性的话。

“自由？为什么？我喜欢这儿。我有饭吃，债主至少到明年才找得到我。埃斯帕拉政府只要我的一只手。妈的，比起有人在街上大吼我的名字，待在这儿还舒服得多呢。”

“你揍的那个贵族叫什么？”萨贝莎说。

“问这个干什么？”蒙克莱因说，“难道对你们打哪儿来爬回哪儿去有用？”

“声音小点儿。”一名守卫斥道，“否则明天就带你出庭。”

“说起来也许不是坏事呢。”蒙克莱因说。“咱们能试试吗？”

“佳思莫！”萨贝莎厉声喝道，“看着我，你个白痴。”

佳思莫认真地看着她。

“我不在乎你怎么看我们。”她压低声音说，“但你知道我们的导师是什么人，也知道我们来自一个什么样的组织。你要是再像驴子似的乱叫，我告诉你我们会怎么做：转身就走。”

“我喜欢这个计划。”蒙克莱因说，“就这么执行吧！”

“你会在这座塔里待一年零一天，然后被剥掉一只手扔出去。你知道谁会等在门口吗？你他妈一辈子都没见过的那么多的卡莫尔人。不只是我们和另外三个在这疱疹小城另一头为你奔忙的朋友。我指的是一大群蛮不讲理、从地狱娘胎里爬出来的对眼混球，他们会带你去兜风。把你和自己的屎尿关在黑箱子里，颠簸十天一路赶回卡莫尔。”

“等一等。”蒙克莱因说。

“你他妈的没有其他债主了，听得懂吗？排在最前面的就是我们。你需要担心的也只有我们。你和我们的角头有一笔交易。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？”

“当然——”

“你显然不懂！导师派了我们五个来，话说得明明白白，就是为了帮